

中国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

門華中

抗战
经典

1937南京

大江东去

誓雪国耻 还我河山

张恨水 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· 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中華門

1937南京

大江东去

！ 誓雪国耻 还我河山 ！

张恨水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·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序

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冬，友人陈君，将有东战场之行，予小饯之于一酒楼。杯匙之间，畅谈大时代友朋之聚散，更及于男女之离合，甚为喟然。旋陈君更述一故事，以助余兴，则为一军人困于失陷之南京，虽得生还，而有破镜难圆之叹。予曰：此故事良好，然以之配合京沪线战争之烈，及南京屠城之惨，将不失为一时性之小说。陈曰：然则君竟为之如何？予虽笑诺之，然以未有火线经验，固置之未用也。半年后，有两军人为邻，暑夜于星光中移榻纳凉，闲话天下事，亦尝问及战争。耳食人余，颇能补常识之不及。时国民日报出版于香港，约予为长篇，并望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者。此项要求，正与予准备之小说材料，若相符合。乃更加以三分之渲染，与四分之穿插，并所有之材料作为三分，融合而成为一篇二十万言之章回小说。名之曰《大江东去》。书零碎书于业余，凡积一年而成。香港人读之作何批评，予初无闻知，后以内地有转载者，予乃相信当可一读，然以是时英日国交未曾决裂，港报文字，例不得斥责日寇，予所谓京沪线之战及南京之被屠，固未能畅所欲言，意实未尽愜也。

民国三十年冬，友人刘君召饮于酒楼，先二日以函约，告以

序



当有奇遇。予闻之，及时欣然往。至则座上有一少年军人，风姿英爽，侃侃而谈。刘君笑曰：此君与君所书《大江东去》主角，正二而一，而其在南京守城之战时，且参与光华门之役，此君若以材料相告，则不啻使君入火线矣。此君闻言，初无难色。乃慷慨歔歔述南京失陷惨状。及予询及光华门之役，彼则告以某班长一手榴弹挽救危城之壮举，绘声绘影，令人兴奋。至于男女问题，此君似存忠厚，少所谈述。且曰：子今固有美满眷属，且生子矣。予虽对故事本身无所收获，而于屠城及光华门两事，乃证实较多。乃告某君，予果将《大江东去》出版者，必增入此二事。某君亦首肯。一席之会，又一年矣，近新民报社促予以此稿出书。予将存稿校阅一遍。乃割去原稿十三至十六回及十七回之半回，而易之以今稿。原文盖写京沪线战争，及略述屠城消息，自视固不如今稿之能现实也。至书中主角陪客，其人物姓名，固尽虚构，而新写一段，则其地名人名，即虚构亦不写出。因吾人尚未回南京之前，此等地名人，或亦有未便写出者。纪念某班长之壮烈，国家将来自有恤典在，彼决不与草木腐，此间不实亦无妨。更就整个小说言，正如舞台上之戏剧，自不同于社会事实。若必一一加以索隐，则如伦敦小儿向某街索福尔摩斯而访之矣，不亦可笑乎？校稿之时，予初欲改写章体，以白话作题。及检查原来回目，文题尚切，亦不隐晦，乃概存其旧。并新稿亦以新题领之。书成之经过如此，盖纪实也。

民国三十一年岁除前五日

张恨水序于重庆南温泉桃子沟茅屋油灯之下

目 录

- 第1回 | 付托樽前殷勤双握手
分离灯下慷慨一回头 / 1
- 第2回 | 匆促回舟多情寻故剑
仓皇避弹冒死救惊鸿 / 15
- 第3回 | 铁鸟逐孤舟危机再蹈
芦滩眠冷月长夜哀思 / 29
- 第4回 | 风雨绕荒村泪垂病榻
江湖惊噩梦血溅沙场 / 41
- 第5回 | 离妇襟怀飘零逢旧雨
艺人风度潇洒结新知 / 55
- 第6回 | 择友进微词娥眉见妒
同行仗大义铁面无私 / 67
- 第7回 | 送客依依倚门如有忆
恩人脉脉窥影更含愁 / 79
- 第8回 | 噩耗陷神京且烦客慰
离怀伤逝水邻有人归 / 91
- 第9回 | 别有心肠丰装邀伴侣
各除面幕妒语斗机锋 / 103
- 第10回 | 明月清风江干话良夜
残香剩粉纸上布情丝 / 115



第11回 | 轻别踟蹰女佣笑索影
重逢冷落老母泪沾襟 / 127

第12回 | 千里投亲有求唯作嫁
一书促病不死竟成忧 / 141

第13回 | 旧巷人稀愁看鸡犬影
荒庵马过惊探木鱼声 / 153

第14回 | 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
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 / 163

第15回 | 易服结僧缘佛门小遁
凭栏哀劫火圣地遥瞻 / 175

第16回 | 半段心经余生逃虎口
一篇血账暴骨遍衢头 / 187

第17回 | 悲喜交加脱笼还落泪
是非难定破镜又驰书 / 1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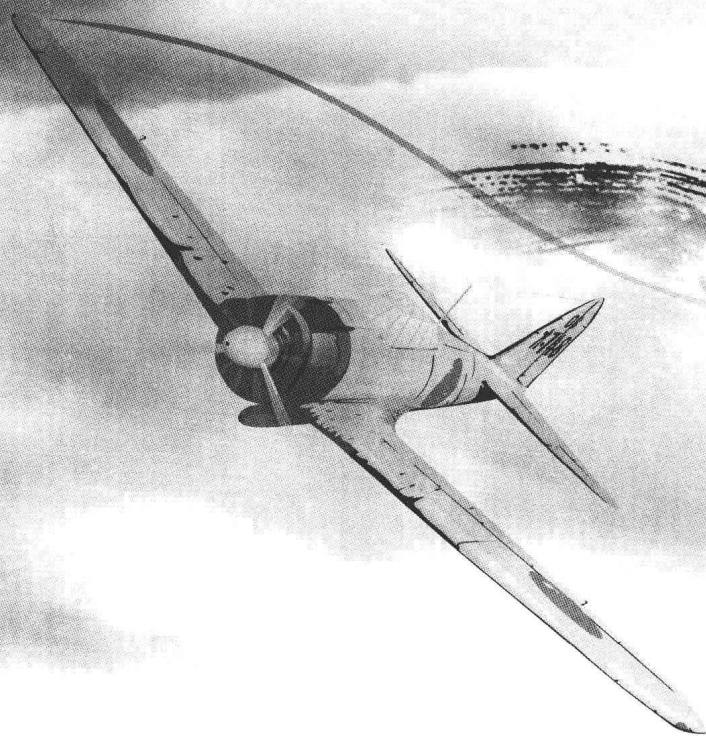
第18回 | 一语惊传红绳牵席上
三章约法白水覆窗前 / 209

第19回 | 下嫁拟飞仙言讶异趣
论交重老友谜破同心 / 221

第20回 | 故剑说浮沉掉头不顾
大江流浩荡把臂同行 / 235

第 ① 回

付托樽前殷勤双握手
分离灯下慷慨一回头





是一个阴沉的天气，黑云暗暗的，在半空里结成了一张很厚的灰色天幕，低低地向屋顶上压了下来。一所立体式的西式楼屋，前面有块带草地的小院落，两棵梧桐树，像插了一对绿蜡烛似的，齐齐地挺立在楼窗下。扇大的叶子，像半熟的橙子颜色，老绿里带了焦黄，片片翻过了叶面，向下堆叠地垂着，由叶面上一滴一滴地落着水点，那水点落在阶沿石上，啪嗒有声，很是添加着人的愁闷。原来满天空正飞着那肉眼不易见的细雨烟子。在阵阵的西北风里，把这细雨烟，卷成一个小小的云头，在院子上空只管翻动着。楼上窗户向外洞开着，一个时装少妇，乱发蓬松地披在肩上，她正斜靠了窗子向外望着。向东北角看了去，紫金山的峰头，像北方佳丽披了挡飞尘的薄纱一般，山峰下正横拖了一缕轻云。再向近看，一层层的高楼大厦，都接叠着在烟雨丛中，在这少妇眼里，同时有两个感想：第一个是好一个伟大的南京，第二个是在这烟雨丛中的人家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快乐地过着日子。她痴痴地站立着，她听到墙外深巷里有一阵铿锵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，她立刻喊着仆妇王妈去开大门。她的丈夫孙志坚，是一个在前方作

战的军官，这雨天，正因有了公事回京，顺便来家看看。他穿着制服，踏着马靴，马靴总是照例夹着一副白铜刺。平常听到这种叮当叮当的马刺碰了地面声，就觉得既不骑马，这马刺在靴后跟夹着，就失去了马刺两个字的意义，徒然一步一响，增加人的烦恼。然而到了现在，这马刺就给予了她自己一种莫大的安慰。所以马刺响到门口，立刻心里一阵高兴。王妈去开大门了，她也就跟着追下楼来。在楼梯上便笑道：“志，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呢？你走后不多久，我就在楼窗户上望着，直望到现在。”口里说着，人奔下楼梯到了小客堂。门口一个穿呢制服的人，正脱下了雨衣，搭在朝外的窗户台上，他掉过脸来，这少妇却是一怔。他约莫三十岁，圆圆的脸，笔挺的胸襟，是一位很健壮少年的军人。他行过礼，取下了帽子，放在茶桌上，笑道：“我是江洪，和志坚是极好的同学。你是孙太太吧？”她哦了一声，笑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常听到志坚提起江先生。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，明日早上就要到前线去。今天是连在家里吃碗饱饭的工夫都没有，大概快回来了。”江洪道：“是的，志坚在今天早上已经和我会面，谈了很久，还约着我这个时候到府上来畅谈呢。”他说着，回头看到墙角落里的一张小沙发，便退两步坐下去。可是等着她向他望了一眼时，他又站起来了。孙太太笑道：“江先生，你不必客气。天气这样坏，要你大远的路跑了来。”江洪又坐下了，笑道：“那不算什么。在前方的弟兄们，还不是在泥里水里滚着，和人拼命吗？”孙太太一笑，在对面椅子上坐下。江洪很少和妇女界交际。这时对了这位年轻太太，颇觉得手脚无所措。自己又是不吸纸烟的，女仆敬过了一遍茶烟，依然无事可以搭讪，便昂头向屋子四周看看，对墙上挂的山水画与对联，都赏鉴了一会。孙太太心里倒暗笑了，一个当

付托前殷勤双握手
分离灯下慷慨一回头

第1回



兵人的，倒对着妇女有点害臊，因便故意找了一些问题来说话。由于问他读书的学校，知道他有个姐姐叫江苇，在北平教会女中念过两年书，彼此正是同学。孙太太又自己介绍着道：“我的学名叫薛冰如。”江洪听了这话，才不觉引起笑容来，点着头道：“这样说，我们在若干年以前，一定是见过的。舍下在北平的房子，很是宽敞，家姐的同学，凡是感情还好的，都喜欢到舍下去玩。”冰如笑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常到府上去玩的。江小姐有个弟弟穿着童子军制服的，大概就是你了。”江洪笑了一笑，接着又叹了口气道：“光阴迅速，不觉我们都是中年人了。我们也想到过，国际战争，总会在我们手上发生，倒没有想着发生得这样快。”冰如随了这话，也就发生了不少的感慨。客堂门一推，主人孙志坚进来了。冰如立刻迎上前，代他接过了雨衣。他约莫三十岁，瓜子脸，腮上带了红晕，证明他是个多血男儿，身体细长，若不穿了军服，他竟是个文人。他和江洪握着手道：“失迎失迎！我在这两天之内，要办许多事情，随便一耽误，就迟过了一两小时，现在好了，我把所有的事情已结束了。冰如，家里预备一点菜，我请江兄在家里喝两杯呢。”江洪两手互搓着笑道：“不必费事，我们久谈一会子，倒是无所谓的。”冰如为了丈夫在家里只有两日，他要办什么，就替他办什么，以免他失望。自听这话以后，就到厨房里去，督率着女仆，预备晚饭。这个时候，上海的战事，已经发生了两个月，南京城里，为了防空的关系，普通住户，已经没有了电灯。在细雨纷飞的秋夜里，窗门都已紧紧地关了，但还可以听到隔户的檐溜，不住地滴着。客堂中间的圆桌上，白铜烛台，点了一对红色的洋烛，烛影摇摇地照着两个穿黄呢制服的军人，对面而坐。一个是主人，白皙的面孔，目光有神。一个是客人，圆胖而平润的面孔，

粗眉大眼，透着忠厚。下方坐了女主人，她穿了紫绸长衣，上有葡萄点子的白花。长头发梳了两个五寸长的小辮，各系着一朵绿绸辮花，这觉着薛冰如活泼泼的还是一位青春犹在的少妇。烛光下陈设了酒杯菜碟，主人是很丰盛地办着晚饭，招待这位客人。两位军人脸色红红的让烛光照着，酒意是相当的浓厚了。男佣工又送了一瓶酒到桌上来，江洪却把手心来接住了杯子，面向志坚道：“我们弟兄今天一会，很有意义。当军人的随时都预备为国牺牲，在对外战事已发生了两个月之下，我不能断言，我明天还存在着。有酒当然是喝。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正当责任，不能为喝酒误了大事。”志坚手握桌上放的原来那个酒瓶摇撼了两下，笑道：“就尽瓶里这些个喝。”江洪笑道：“假如不是有责任，我和你喝醉了拉倒。”志坚道：“谈了半天的话，我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，不曾对你说。是你所说的话，军人是随时都预备为国牺牲的。我不得不趁今天我们还可以痛快喝几杯，把这句话对你说了。在说这句话之先，我自然应当敬你一杯酒。”江洪把手按住的杯子放开，端起来先喝干。然后两手举了杯子，送到志坚面前，郑重地道：“我先接受你这杯酒。”志坚将他的杯子斟满了，然后拿了瓶子举着向冰如道：“冰如，你也陪我敬一杯。这杯酒是为着你敬江兄的。”冰如笑道：“既是这样说，我就勉力陪上一杯。”也两手端着杯子，接了酒。志坚把三杯酒斟完了，放下酒瓶，向客笑道：“江兄你看我们这样，不是相敬如宾吗？！”江洪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志坚道：“我们虽已结婚三年，但我们依然像在新婚期中，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。”冰如手扶了杯子，正等他说要喝这杯酒的理由。听他说的是这些，便向他笑道：“客人没醉，你倒先喝醉了吗？”志坚笑道：“不，这话应该这样远远地说来。江兄，我们是老同学，你当然很



知道我。我这生命交付了祖国，但我还有两件事放心不下，第一是我的老母已经到六十岁了，只有一个快将结婚的妹妹陪伴着，现时在上海。其次便是内人，嫁了我们这样以身许国的军人……”冰如笑着插嘴道：“我不因为你是一个军人，我才嫁你的吗？嫁一个以身许国的男人，那是荣誉的事呀。”志坚笑道：“冰如，你等我说完。江兄你想，我这次能回南京来看一看，那是极不容易的事。而这次再上前线，我想激烈的斗争，也许要胜过以前的两个月吧？我不敢说还一定能回到南京来。”说着，他把胸脯挺了一挺，接着道：“这是无所谓的，当军人就不顾虑到生死。不过我既在难得回南京来的情形下，终于得一个机会回来了，我应当把内人的事情安排一下。至少，是最近的将来，可以计划计划。我昨日已和她商量的，教她搬到汉口去住，她虽未加可否，我是决定了这样办。现在你既要到汉口去，那就好极了，有便船的时候，请你带了她走，而且向后一切……”江洪不等他把话说完，举起酒杯来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我完全明白了。我到汉口去的时候，一定护送了嫂子一路去。就是到汉口以后，生活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，我也当尽力而为。”志坚端起杯子来，向冰如笑道：“你也陪一杯。”冰如道：“陪吃一杯酒，那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不愿到汉口去，因为那就彼此相隔得更远了。”志坚道：“且不管，你先喝了这杯酒再说。”于是三人在烛光下高举了杯子一碰，然后各把酒饮干了。冰如道：“住在南京，不就为了怕空袭吗？经过了两个月的空袭，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平常，何况我们屋后就有一个很好的防空壕。”志坚道：“不是这样简单。这回战事，也许有个十年八年，南京兵临城下，那是绝对可能的事。你没看到报上载的西班牙内战，马德里是一种什么情形。无论什么事，我们要向极好的一点去努力，可是又要

向极坏的一点上去准备退路。要不，政府为什么极力地做疏散工作呢？”冰如道：“你这话是对的。不过总还没有到那种时候，而且我到汉口去了，你再有这样一个回南京的机会，我们也会不着了。”志坚道：“在前方的军人，哪里常有回到后方来的机会。这一回有了例外，还想一个例外吗？”冰如道：“我也知道不会再有例外，不过我总舍不得离开南京。”说着皱了皱眉头。江洪道：“这样好了，这件事，暂且就算谈定了。我要离南京的时候，一定来和嫂夫人商量，志坚兄放心就是了。”志坚道：“我看你也不会在南京待久了吧？这件事要立刻决定才好。到了你要走的时候，而她还不肯走，以后再托别的朋友，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我已不能回南京来面托，那成分就差得很远了。”他说着话，端起酒杯子来要喝，却又放到桌上去，刚放到桌上，却又端了起来。江洪道：“嫂夫人，我以第三者的资格，从中插一句话。纵不打算到汉口去，也可以决定一个别的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这让我们志坚兄他就在前方安心服务了。”冰如道：“志坚，你果然为这个放心不下吗？但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一个自己能维持自己的妇女。”志坚道：“这一点我是完全了解的。不过你在南京住下去，于我无补，于你自己，也不见有什么好处。说到对国家吧，当然不会需要你在南京。”冰如笑着摇摇头道：“用不着抬出这种大题目来和我说话。但为了我在南京，让你在前方不能安心作战，那倒是我的责任。你既约了江先生到家里来，深深地托付了他这件事，那我就勉从你的意思吧。”志坚笑道：“你答应到汉口去？其实我们说了两天这个问题，也应该得一个结论了。”冰如道：“你是一个出征军人，我能骗你吗？”孙志坚说了一声好，把两只空杯子斟满，笑道：“我们俩也对干一杯。”他说时，举起了杯子，向冰如道：“祝你健康。”冰如脸红了，眼睛向他一瞟，笑道：



“我们还来这一套？”志坚道：“为了坚定你这个允诺，当着我所重托的朋友，我们应该对干一杯。这也无非表示我们郑重其事的意思。”冰如笑着，也就陪他喝过了。志坚将空杯子移过来向江洪照着，笑道：“这问题算解决了。”江洪见话说到了这种程度，就不肯再饮酒。他又觉得志坚是个前线回来的人，夫妻会谈的时间，是十分宝贵的，匆匆地吃过饭就告辞。志坚夫妇亲自送到门口，冰如先伸过手去和他握着，笑道：“有劳江先生了。在中国，妇女们能伸着手和朋友握的，那已是有知识而很文明的人了。”江洪在冰如那嫩软的手轻轻一握之下，便自愧交际的手腕，大不如她。而志坚倒有这么一个摩登夫人。他一刹那的感想不曾完，一只肥厚的手，就伸了过来。那手是紧紧地握着，又摇撼了一阵。志坚道：“江兄，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，而且我们的性情又十分相投，我只有把这种事拜托你了。”江洪摇撼着手道：“孙兄，你很安心地回前方去吧。我一定帮助嫂夫人到汉口去。”他收回手去，很庄敬地向孙氏夫妇行了个军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天上虽不飞着雨丝了，但阴云密布着，半空依然没有一粒星光。冰如握了志坚的手道：“你的手很凉，进来加上一件衣服吧。”志坚便携着她的手，一路上楼，冰如叫道：“王妈！今夜天气很坏，不会有警报的，把那盏大灯给亮起来吧。”可是走进房里时，桌上已经点了一盏很亮的白瓷罩子煤油灯。王妈在屋外答道：“先生在家里，当然要点亮灯了。”冰如将志坚推在一张小沙发上坐着，自己在沙发的扶手上半坐半靠着，手搭了志坚的肩膀问道：“你不出门了吗？”志坚笑道：“虽然还有两件小事没办，但我为着陪伴你起见，不去办了。我丢下两封信寄给朋友们就是了。”冰如道：“那么，我来替你脱马靴。”志坚道：“上面很多的泥，我自己来吧。”冰如也不再说什么，蹲下身子，两手托起志

坚一只脚，拉了靴子就向后扯。扯下了一只靴子，又去脱那一只。志坚笑道：“你看，弄脏了手。”冰如笑道：“不说私人关系，就算你是一个普通出征军人，伺候你，那还不是应当的事吗？”她脱下了靴子，在床底下掏出一双拖鞋放在志坚面前。然后在洗手盆里洗了手，见王妈打了洗脸水来，就擦了一把热手巾，两手托着，送到志坚面前。志坚要站起来，冰如两手将他推着坐了下来，笑道：“你就好好地坐着，让我好好地伺候你吧。”志坚笑着坐下来，两手捧着手巾擦了脸。笑道：“冰如，你不要对我太好了。”冰如站在他面前，倒是一怔，因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”志坚道：“那你让我回到了前线，格外的想你。”冰如接过他的手巾，笑道：“那我就不管了。终不成你回得家来，难道我倒是对你爱睬不睬的？”志坚笑道：“到今天，才想起以往我们在一处麻麻糊糊地过着日子，未免可惜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相处着，不是一分一秒钟都很有意思吗？”冰如且不答复他的话，在洗脸架上洗过脸，将桌上那盏煤油灯移到梳妆台上来，然后背对了志坚，脸朝着镜子，又重扑了一回脂粉。脂粉扑好了，又打开了衣橱，脱下身上的紫绸衣服，把一件粉红色的丝棉袍子穿了起来。衣服牵扯得好了，把亮灯依然放在中间桌上。志坚道：“外面没有街灯，又泥滑难行，你还打算到哪里去？”冰如笑道：“我哪里也不去。”说着，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志坚道：“打扮得像个新娘子似的就为了陪我吗？”冰如笑道：“就说陪你，又有何不可呢？”志坚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的用心，是很可感的，只是我没有可以使你满足的。”冰如道：“你做了你军人所应做的事，你就使我很满足了。”志坚点点头道：“你是个有志气的女子，你看，你尽管对我满腔儿女情怀，却不露一点儿女心态。”冰如笑道：“我们不像夫妇两个。”志坚靠了沙发坐着，却突然坐了



起来，正色向她道：“那我们像什么？”冰如走过来，又坐在沙发扶靠上，手搭了他的肩膀笑道：“我们这样文绉绉地说着话，像两个演员在台上演着话剧。”志坚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，手挽了她的手道：“长夜漫漫，我们静坐着谈天，也很是可惜。”冰如道：“那么，你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消遣呢？”志坚道：“下一盘围棋。”冰如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也安不下这个心去。”志坚道：“拿牙牌来接龙。”冰如道：“无聊得很。”志坚道：“那么，你高高兴兴唱两个歌，我来吹洞箫。”冰如道：“假如不是戒严时间，我早就唱了。不必想这样想那样了，我去把汽油炉子搬上楼来煮咖啡你喝，我们喝着咖啡，还是随便谈着过这个长夜。”志坚道：“喝了咖啡，我就睡不着了。回到后方来，我应当好好地睡个两晚。昨晚上我们已经是谈得很夜深了。”冰如道：“你明天早上几点钟走？”志坚顿了一顿，却是紧紧地握了她的手，因道：“我不等天亮就要走。可以叫王妈先给我预备一点茶水。”冰如向梳妆台上看去，那一只小钟，还是针指在七点半钟上。因道：“你们的汽车几时走？”志坚将手指了钟面，笑道：“这钟上的长短针，第二次再走到这个位置，我就离开南京了。”冰如默默着想了一想，突然站起身道：“我给你煮咖啡去。”志坚看到夫人这种艳妆，又是这个柔情似水，他也就不拦阻着她，随她去预备了。梳妆台上的钟，本来不过茶杯大小，平常是不怎样令人注意。假玉石做的钟框子，不过像夫人的一种化妆品装潢而已。今晚上却不同，那小钟里面的机件，吱咯吱咯，不住地把那响声送进耳鼓里来，让对时间注意的人，格外觉得时间容易过去。因为如此，那小小的两根长短时针，支配着这屋子里的空气，时时变换。长短针指着九点的时候，桌上是拥挤了咖啡壶、咖啡杯、糖果碟子。笑嘻嘻的谈话声，不断地发生着，把小钟的

针摆声都盖过去了。时针指到十二点钟的时候，这笑嘻嘻的声音，改了低小的。咖啡杯子、糖果碟子，还放在桌上灯光下。灯光照出两个人影相并地映在白粉墙上，人影下面，是椅子黑影的轮廓。时针指到两点钟的时候，灯光微小了，那件女粉红袍子和一套黄呢制服，都挂在衣服架上，正面的床帐，低低地垂下了。帐子下面，是并拢的男女两双拖鞋。三点钟的时候，咖啡杯子、糖果碟子，依然放在桌上灯光下，灯光格外微细了。时针指着五点，到七点半那一个间隔是很近了，灯光突然发亮，男女主人翁都起来了。志坚对了梳妆台上的镜子，整理着自己的制服，挺了胸脯子笑道：“假如我是一个书生，这样倒是相称的。然而我是个军人。”冰如也在旁边挺了胸道：“是呀！可是你有丈夫气概，并不带一点儿女态。”志坚回转身，提着放在屋角的马靴，坐到椅子上来望着。冰如又走过来，弯了腰代扯了靴筒子。志坚见她的头落在怀里，便将手轻轻抚着她的头发道：“冰如，我走了，你不感到寂寞吗？”冰如道：“不！天天在报上看到我军浴血抗战的消息，我只有兴奋。因为我有一个丈夫也在这浴血人群之中。”说着话，马靴穿起来了。那马刺接触着楼板，又在铿锵作响，志坚笑道：“你现在不讨厌这马刺的声音了吗？”冰如道：“根本我就不讨厌。我以为这声音代表了军人步伐的前进声。”志坚道：“好！我们的步伐是前进的；快天亮了，我要前进了。”说着，在灯下握着冰如的手，很诚恳地道：“祝你平安，我要走了。”冰如道：“现在还只五点半钟，下楼去喝杯热茶，王妈已经给你预备下点心了。”志坚在衣架上取了帽子盖在头上。两人手挽了手臂，一同走着下楼。楼下的客堂正中桌上，放了一盏亮灯，一壶热茶，两碟子点心饼干与鸡蛋糕。冰如道：“我本来想下碗面给你吃，王妈起晚了，已是来不及了。”志坚道：“我